

王朝秘档



最荒淫残暴帝王

中国历史著名帝王大传

李万寿



沽名钓誉，宫廷政变夺帝位

开凿运河，褒贬不一千古事

荒淫残暴，穷途末路起悲声

走进中国帝王那些亦真亦幻的谜团里。

去真切地感受那些或者惊心动魄，或者缠绵悱恻，或者放荡不羁，或者勾心斗角的帝王生活……

去靠近他们的内心深处，

触摸他们悸动的心跳，

讲解深藏在历史背后的王权帝国。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杨广



杨广的墓，到底在哪里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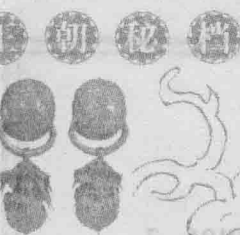
开皇遗闻，到底不是一千古事

杨广的墓，到底在哪里呢？

杨广的墓，到底在哪里呢？
杨广的墓，到底在哪里呢？
杨广的墓，到底在哪里呢？
杨广的墓，到底在哪里呢？
杨广的墓，到底在哪里呢？
杨广的墓，到底在哪里呢？
杨广的墓，到底在哪里呢？
杨广的墓，到底在哪里呢？
杨广的墓，到底在哪里呢？
杨广的墓，到底在哪里呢？

杨广的墓，到底在哪里呢？

杨广



最荒淫残暴帝王

中国历史著名帝王大传

李元秀 主编

沽名钓誉，宫廷政变夺帝位

开凿运河，褒贬不一千古事

荒淫残暴，穷途末路起悲声

走进中国帝王那些亦真亦幻的谜团里。

去真切地感受那些或者惊心动魄，或者缠绵悱恻，或者放荡不羁，或者勾心斗角的帝王生活……

去靠近他们的内心深处，

触摸他们悸动的心跳。

讲解深藏在历史背后的王权帝国。

杨广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荒淫残暴帝王——杨广/李元秀编著. —呼和浩特: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9.7
(中国历史著名帝王大传/李元秀主编) ISBN 978-7-204-10104-7

I. 最… II. 李… III. 隋炀帝(569-618) - 传记
IV. K827=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21775 号

中国历史著名帝王大传

作 者 李元秀
责任编辑 张惠钧
封面设计 宋双成
出版发社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20
字 数 40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-10000 套
书 号 ISBN 978-7-204-10104-7/I·2149
定 价 596.00 元(全 20 册)

如出现印刷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目 录

第一章 天元末日杨坚攘政	1
第二章 英俊少年是晋王	26
第三章 班师凯旋名声远扬	54
第四章 擅权谋阴奉阳违	86
第五章 继皇位筑城开河	119
第六章 兴科举推律制	150
第七章 纵情淫乐南下北上	182
第八章 炼丹药打高丽战辽西民怨沸腾	217
第九章 杨、宇谋反改朝换代	277



第一章 天元末日杨坚攘政

宣政元年（578）六月丁酉（初二），三十六岁的北周武帝宇文邕突然病逝，因此北朝的历史出现了逆转，阿摩家族的命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
周武帝壮志未酬身先死，举国哀鸿一片。但是，有一个人正好相反，不但面无戚容，反而摸着自己身上曾经被杖打而留下的伤痕，大骂道：“死得太晚了！”这个人，正是周武帝的嫡长子，年仅20的皇太子宇文赞。他也正是阿摩的亲姐夫。

一个数千万口的庞大帝国，转眼落到了一个二十岁的青年手中，而这个人正是一个比北齐后主高纬还要荒淫的昏暴之主。历史记载，宇文赞刚一登上帝位就入宫阅视父皇留下的宫妃，逼为淫欲。经过他的一翻折腾，一个强大的帝国不足两年就败亡了。

建储预立皇太子，是中国封建君主时代一项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。宇文赞于建德元年（572）十二岁时立为皇太子，然而不久就暴露出是一个失德寡能的皇位继承人，尽管周武帝对他的管教甚严，但是太子生性顽劣，终不成器。他性喜嗜酒，武帝就同时下令“禁醪醴不许至东宫”，凡太子有过，武帝就加“捶扑”，一阵痛打，真是恨铁不成钢。周武帝要求东宫官属记录皇太子的行动，每月奏闻。尉迟运就曾经几次言其失于武帝。周武帝知道太子干了不少坏事，曾把太子所亲并迎合他做坏事的太子宫尹郑译等除名。宇文赞于是“矫情修饰”，导致“过恶不外闻”。

建德五年（576）二月，周武帝曾经令太子西征吐谷浑，他在军中，颇有失德之行，从征的王轨奏闻于武帝，武帝十分生气，杖挞太子，宇文赞因而对王轨十分憎恨。王轨是周武帝的帷幄重臣，曾参预诛宇文护的密谋，





为武帝所信用，甚至他严肃地向周武帝奏云：“皇太子仁孝无闻，复多凉德，恐不了陛下家事”。又一次利用内宴上寿的机会，王轨半开玩笑地捋武帝须曰：“可爱好老公，但恨后嗣弱耳”。周武帝虽深以为然，但是次子宇文赞同样不争气，其余儿子年龄不够在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君主时代，皇位继承问题最为棘手，因此先搁置下来。

实际上，周武帝的弟弟齐王宇文宪文武全才，是武帝事业的最好继承人，他随武帝东征灭齐，“冲锋陷阵”，又“善谋多谋略，特别擅长抚御，达于任使”，深得士心。其他几个弟弟也都年长，有文武才。但是在按照血统继承皇位的条件下，周武帝宁愿传位于不肖子，因此不愿传位于弟弟。再加上周武帝死得突然，对后事没有安排，终于使社稷落入败家子之手，国运翻转，大厦倾覆。

公元580年，阴历二月初一。酉时刚过，京师长安城里的大街小巷就几乎不见了行人车马的动静。城内外黑漆漆的，一片清冷。此刻，北周王朝的皇宫里面，却是华灯万盏，把一片宫宇映照得亮如白昼。金石丝竹之声此起彼伏，并随风远去，以至在长安南城墙上站岗巡逻的兵士，也于这瑟瑟寒夜中隐隐领略了皇宫里面那炽热喧嚣的喜庆气息。

宫中大殿内，佳酿珍馐堆满了案几。留驻京城王公大臣们，偕夫人按品位长幼等次排列，坐满了殿堂，在缓歌曼舞的陪伴下，开怀畅饮着甘醇的美酒，咀嚼着佳肴果蔬，一个个兴高采烈，神采飞扬。杯觥交错中，间或有三五成群的靓丽佳人鱼贯而出，在殿堂中翩翩起舞，时而如彩蝶纷飞，时而作杨柳摇曳，只看得众王公大臣心旌摇荡，击节喝彩之声不绝于耳。一时间人声、乐声、碰杯声融在一起，使得这残冬寒夜里的宫殿之中，竟浸染出阳春三月里的融融暖意。

这就是周宣帝宇文赞为自己称作天元皇帝而摆设的盛大庆祝宴席。

宣帝登基改元后仅用了一年的大成年号，已经成为过去。去年，静帝宇文阐即位，改元大象，至此时应该是大象二年了。

对于传位静帝一事，天元皇帝心里自有一番想法。还在身为太子的时候，宇文赞就曾朝思暮想能早日继承帝位，坐上那个令万人见了顶礼膜拜的宝座。谁不想做皇帝？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多

少年来，穷兵黩武开拓疆土者，开仓赈济安抚百姓者，大动干戈剿杀反贼者，不都是为了争做皇帝，保住自己的家天下吗？宇文赞自幼至今，二十年来，父皇武帝宇文邕管理朝政、治理国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，只不过今天想来，自己当时还是过于幼稚了，只看到皇帝威仪的一面，及至前年父皇驾崩，自己即位，实实在在地做了一阵子皇帝之后，才体会到：原来做皇帝还有一层不为外人所知，而自己又苦不堪言的内里。

皇帝有威仪，但这威仪首先困住的是自己。皇帝每天必须早朝，入殿升座，听分列两边的文臣武将奏本，如哪条律令需要修改，哪个郡县又见蚂蚱成灾，某条河流的某段坝堤有决口的征兆，某处山林中又见贼寇出没，等等，全都是一些琐碎之事，还得劳烦皇帝一一过问之后，再颁旨下诏，才算完事。还有许多当堂呈上又处理不完的奏章，又要劳皇帝于夜晚间挑灯批阅。一天下来，昏昏沉沉的，后宫的那些声色歌舞之乐也给延误了不少。做皇帝的美妙享乐竟还不及当太子的时候！

同时，皇帝的权利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。皇帝虽然一人大权在握，却还有一帮文臣武将簇拥在大殿左右。凡大要之事，必先让这班人员去议一议，然后将他们议的结果朝奏上来，看皇帝认可与否。其实，无论议与不议，到头来还不是听皇帝一句话？弄这些个繁文缛节，无端地生出些是非非。因为，大臣们议了之后，就要奏与皇帝，如若皇帝的意思不合他们的议论，群臣之中必有人站出来劝谏。自古以来，人们总把那些善于纳谏的皇帝称作明君，否则即昏庸无道。当然，也有些善解朕意的臣僚，专说皇帝爱听的，专做皇帝想见的，从不劝谏，更不违背皇帝的旨意。但这些臣子只能误国。

如此看来，做皇帝还的确有不美好、甚至劳神愤怒的一面。世人仰慕皇权帝位，真是知表不知里，知其一不知其二啊！宣帝宇文赞在做了一年的皇帝之后，亲身经历了做皇帝的各种滋味。于是他开始盘算，如何将那不太美好美妙的一面抛却，做一个既不失国家社稷，又可尽情享乐的皇帝。于是，宣帝传位于子，大成元年又改元为大象元年，而宣帝也成了天元皇帝。

此时此刻，天元皇帝高高坐在大殿之上，在众王公大臣的欢声笑语中，



中国历史名著大系



在璀璨华丽的灯光照耀下，饮美酒，听华乐，已是微醺。灯光有些过于明亮了，映衬得他的目光有点朦胧浑浊。这双朦胧浑浊的眼睛，尽情欣赏那群翩然舞蹈的娇美宫女之余，还在不停地睃巡着大殿里的每个角落。惟在此时，他才品尝到了做一个真正的皇帝是一种什么滋味。无需去想那些蚂蚱成灾、贼寇出没之类的烦心之事，再也不用去听那些喋喋不休的劝谏之辞。而更令他惊诧的是，天下的美色竟是搜寻无有穷尽的。原以为大周宫中，艳丽的宫女数以千计，宫墙之外的绝色佳人也就极为鲜见了。其实不然。单就今晚随着众王公大臣来此赴宴的那些女子，一个个都堪称沉鱼落雁之貌。让人看得眼花缭乱，想入非非。

蓦地，他两眼忽一下睁开，原本有些浑浊散漫的目光即刻聚集成一束极为尖锐的光芒。他看见，在自己左后方靠近大殿门口的地方，坐着一位极其漂亮的女子。虽说离得很远，但他也能雾里看花般地看到她的玉骨冰肌。在烛光灯影的摇曳下，这位女子更是楚楚动人，今晚席间的数百美女当中，竟无一人可与她争芳斗艳。天元皇帝定了定神，将持在手中半晌的酒杯放下，抬手把身边一位内侍召到近前，以下颌往那位女子坐的方位指了指，问道：

“你可知道，她是谁的夫人？”

内侍立于旁侧时，早就把天元皇帝刚才的神色表情看得一清二楚，也知道天元皇帝问的那个贵妇人是谁。但依然按皇帝指点方向朝那边睃了一眼，然后躬身答道：

“回陛下，那位是西阳公宇文温的新婚夫人，复姓尉迟。”

“哦，”天元皇帝微微颌首，“这么说，她是杞国公宇文亮的儿媳了？”

“回陛下，正是。”

杞国公宇文亮与天元皇帝宇文赞是从祖兄弟，从此论，宇文赞跟西阳公是叔侄，那尉迟氏就是天元皇帝的侄媳了。然而，论辈分、知老少都是平民百姓的事情。在皇宫里，在天子面前只有君臣。天元皇帝想道：“朕的辈分比天下辈分最高的人都高，而且，朕还是天下所有美女的丈夫。不管论辈分朕应该称你祖母，还是叫你侄媳，一旦被朕选中，那么你的音容笑貌，你的肉体，都是为了服侍朕而由天所生的了。此时的尉迟氏，就是被



朕选中的此类尤物。”天元皇帝自思自忖着，不觉心驰神荡，淫心大发，遂想出一条妙计来。他遣内侍唤来两名心腹宫女，伏在耳畔如此这般地一番面授机宜。二宫女频频点头，领旨转身而去，旋即来到尉迟氏的桌几前。

这二位宫女虽说年纪轻轻，但在宫中呆得久了，见多了大世面，对许多事都能应付自如，还练就了一条如簧巧舌，曾劝得多位不肯承恩的女子回心转意，深得天元皇帝宠信。二宫女来到尉迟氏面前，首先在脸上现出一片惊羨不已的神色，然后启动朱唇，称赞尉迟氏身段窈窕、丽质天生、举世无双。又预言说，观夫人面相绝非等闲，日后必大富大贵，等等。花言巧语间，二宫女就端起酒杯轮番敬劝。

这尉迟氏虽为贵妇，但毕竟新婚燕尔，身上原就留有几分新娘子的腼腆。加之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入皇宫，且是参加皇帝的宴会，看见如此盛大的场面，自然就越发局促、拘谨。她不时地暗中提醒自己，无论举止言谈、走姿坐态，处处都要小心翼翼，免得稍有不慎失了礼节、貽笑于人，以致紧张得额头上都沁出一层细香的汗珠来。此时又见二位宫女来到自己面前，又听说这二位女子竟还是天元皇帝的贴身随侍，不禁大有受宠若惊之意。二位宫女又对其极度称颂赞美，令她如坠云雾之中，不觉有些昏昏然、飘飘然了。

二位宫女把持酒壶，端着酒杯，你来我往地向尉迟氏轮番进攻，尉迟氏初时也想推辞，却发现已经晚了，那些不会喝酒、不想喝酒、不能喝酒的理由，这时候竟然连一句也搜寻不出来了，只有一杯接一杯饮酒的份儿，全没了插言说话的间歇。坐在一旁的西阳公宇文温虽不知原由，心下又急又怒，脸上却未敢有丝毫不悦之色。

如此这般，未及多时，尉迟氏便支撑不住，头向前倾，趴伏在桌几上，直到宴席散去，也没能抬起头来。

见众王公大臣纷纷退去，宇文温也急于偕夫人回府，但无奈尉迟氏酒醉不醒，走动不得。这时，一位宫女对宇文温说道：“夫人多饮了几杯，只是行动不便而已，无甚大碍。但若此刻出宫，恐受外面寒风侵袭，就难说不生病恙。依奴婢之见，倒不如西阳公自己先回府上，将夫人交于奴婢二人搀扶至后宫休息。夫人由奴婢尽心服侍，西阳公只管放心，等明日再遣



人接夫人回府，岂不更好？”

宇文温听得宫女一片盛情，出谋的又是一条两全之策，虽心中大不情愿。但也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，只好谢过宫女，并再三叮嘱要好好照料，退出大殿回家去了。

宇文温走后，二位宫女搀扶起尉迟氏，走出大殿，来到宫中一间早已准备好的房间内，将尉迟氏扶倒在床榻上，为她脱去衣裳，拉过一条锦衾盖在身上，然后悄悄地走出来，轻轻将房门关掩，就转身向着天元皇帝的寝宫急急奔去。在那里，有天元皇帝丰厚的赏赐在等着她们。

半夜时分，尉迟氏从昏昏沉醉中渐渐醒来。她只觉得浑身软绵绵的，没有一点气力。头脑胀痛，口中干渴得要命。她用一只胳膊支撑起身子，想坐起来寻杯水喝。就在这时，她听到了一个带着愉快的笑意的声音：

“夫人，是不是要喝水呀？朕早就为你预备好了。”

闻听此言，尉迟氏大吃一惊，顿时酒意全无，彻底清醒过来。她睁大双眼，这才发觉自己并未睡在西阳公府的卧房里，身边躺着的这个男人也不是西阳公宇文温，却是天元皇帝。最可怕可恼的是，她竟与天元皇帝躺在同一条锦衾之下！

尉迟氏惊醒之后，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。她想起身跪拜，却又衣饰不整，只好拽拽锦衾掩盖一下，伏在床上哭泣道：

“陛下，奴婢有罪，望陛下宽恕！”

“噢？”天元皇帝温和地笑笑，也坐起身来，“夫人何罪之有？”

“奴婢在皇宫大殿之上醉酒，有失体统，应当治罪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听了尉迟氏的话，天元皇帝爆发出一串嘹亮的笑声，这确是一种由衷的、开怀的大笑，如同猫儿在逗耍抓到的老鼠，“夫人说到哪里去了。今日是朕为庆贺天元而设宴群臣，君臣都应尽兴才是。多饮几杯，甚至放浪形骸也理所当然，不伤大雅。夫人以微醺滞留宫中，侍寝于朕，是夫人的洪福，也是朕的艳福，更是天意，何谈什么有罪无罪！”说着，就伸出双臂，欲将尉迟氏揽在怀里。

尉迟氏忙把头伏得更低，身子紧紧压在床面上，抽泣着说：“奴婢不敢。以奴婢微贱齷齪之身，怎敢玷污陛下龙体，还请陛下宽谅！”



“夫人此言差矣。”天元皇帝伸出手来，一边抚摸着尉迟氏的秀发，一边说，“普天之下，六合之中，所有的人体物件，其卑贱高贵、龌龊洁净与否，全看朕的旨意。只要朕喜欢的，想得到的，就是高贵洁净的，就是为朕生长造化的。夫人不必多虑。”说着，又要动手。

“陛下，情急之中，尉迟氏提高了声音，恳求道：“奴婢新婚，已是西阳公府之人。妇道关键，莫过于操守贞节。恳请陛下三思，恕奴婢难从之罪！”

“嗯？”天元皇帝一声冷笑，说：“这样说来，夫人把那西阳公宇文温看得比朕还要重了？除他之外，在夫人眼里，杞国公宇文亮是否也应高于朕之上呢？”

天元皇帝的这番话，让尉迟氏激灵一下打了个寒颤，浑身上下立时冒出一层鸡皮疙瘩。当她从酒醉中醒过来的时候，就已经明白今夜难逃一劫了。她却还要再三恳求推辞，其中有几个因由。其一，是她从心底里厌恶这个天元皇帝。虽说他只有二十一岁，但一看就知是个庸碌酒色之徒。其二，她心中确也惦念着自己的丈夫西阳公宇文温。彼此恩爱，且新婚燕尔，不能因为自己而辱没了丈夫的名声。其三，尉迟氏还怀有一线希望，自己毕竟是皇帝的侄媳啊！然而，在再三恳求的同时，她心中已隐隐感到，此事已不会有什么转机了。她清楚自己当下的处境，不过是鹰爪下的一只小鸡而已。之所以还要声泪俱下地恳请推辞，不过是动物垂死时的一种本能的徒劳挣扎罢了。现在，她听到天元皇帝说出了西阳公比朕还重、杞国公比朕还高之类的话来，就意识到事情将会多么严重了。尉迟氏暗念着丈夫的名字，心想：比起阖家的性命安危来，自己失节一事已显得微不足道了。如若能以小全大，保得一家老少安宁，就是失节也值得了。好在就此一夜，咬牙敷衍过去，换得天元皇帝舒心满意，等明日早早回家，此后就会相安无事了……

天元皇帝已看出尉迟氏再无推拒之意，大喜过望，张开双臂朝尉迟氏猛扑过去……

翌日，尉迟氏却未能脱身。她想服侍一夜即可回家的如意算盘打错了。的确，一位至高无上的皇帝得到的一件心爱之物，他若不玩个尽兴，玩得



够了，他是不会轻易放手的。尉迟氏在宫中住了半月有余，才得天元皇帝恩准，回到西阳公府上。

杞国公宇文亮得知儿媳尉迟氏被留在宫中未回，就知道事情不妙。对自己的这位从祖兄弟、当今的天元皇帝宇文赞，他太知根知底了。还在身为太子时，宇文赞就以荒淫奢侈且性情暴戾而闻名于王公显贵之中。他自小失调教，放纵任性，好坏无常。因为夜夜纵酒淫乐，他已是精气大亏，身体一天天垮了下来。至今刚二十岁出头，就整天一副恹恹之态，惟在见到佳酿美女之时，才能抖擞起精神来。如若武帝不是在北伐突厥的途中突然驾崩，多活十年八载，或许宇文赞先于其父早早归天了。

宇文赞自即帝位后，靡费荒淫更是肆无忌惮，而且喜怒无常、朝令夕改、责罚无度。不仅对朝臣这样，对后宫的妃嫔及宫女也是如此。稍不顺意，就呼唤手下将其杖背一百二十。最无道无德的是，如果今日哪一位妃嫔被杖责，到夜晚宣帝定去与她作乐。而这位可怜的女子还得百般逢迎，伺候得他尽兴舒坦。若稍有不慎，流露出些许伤痛或厌烦，那轻则又是杖背一百二十！

就连当年武帝亲自为他选配的嫡妃、当今的皇后杨丽华，宣帝都不把她放在眼里。对待皇后也是动辄非打即骂。杨皇后出身不凡，其父隋国公杨坚，是武帝依仗信赖的心腹宠臣，为周朝立下过汗马功劳，位高权重，举足轻重。而宣帝宇文赞却全然不去理会老岳父，依旧我行我素。

宇文赞即位不足一年，就传位儿子，自己专做起一心声色犬马的天元皇帝。这对于国家社稷是福是祸，王公群臣尚推测不出结果。不过，只要他整日里只知道纵酒淫乐，就意味着不知哪位姑娘要交好运了。而令杞国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第一个交好运的竟是自己的儿媳！

得知儿媳回到府上，宇文亮密嘱儿子一定要细细查问，弄出个究竟来。其时，尉迟氏早已羞愧难当，加之丈夫逼问得紧急，只得将天元皇帝强行留宿侍寝的前后经过全盘托出。闻听此言，宇文亮父子如五雷轰顶，捶胸顿足，目眦尽裂。

于是，宇文亮父子二人马上派人召集了十几位自己的心腹将吏，前来商议计策。宇文亮说：“众所周知，当今这位天元皇帝放弃朝政，倾心于淫



纵，且一日盛过一日。长此下去，国家社稷倾覆只是早晚的事。我位列宗室，诸公也是国家的忠良将臣，难道我们就忍心坐视国家灭亡而无动于衷吗？”

听宇文亮这样说，在座的诸位将吏不禁发出一连串愤懑哀怨的叹息。有人问：“敢问杞国公，有何良策来制止此种误国祸国的局面蔓延吗？”

宇文亮与儿子交递了一个眼色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天元皇帝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，除去他无可救药的脾性使然以外，还依仗着郢国公韦孝宽手握重兵。我想今晚即袭取韦公营寨，夺得兵权，天元皇位便可不推自翻。那时候我等尽可另立新帝。此计还需诸公鼎力相助，大家以为如何？”众人当即一致赞成，并歃血盟誓，约定晚上举兵。

入夜，天色如墨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宇文亮亲自率领数百兵马，在夜幕遮掩下，向着韦孝宽的营寨疾驰而来。进到距营寨三五百步处，宇文亮勒住马，举手示意让队伍停下，向营寨内仔细观察。营内一片寂静，只有数点灯火一明一灭，明灭间映出三两个手持刀枪、来回游巡的兵士身影，一切与往日无异。宇文亮轻声说了句：“天助我也！”遂策马领兵，呼啸着杀进营寨。待砍翻岗哨分兵冲入几个营帐一看，宇文亮顿时出了一身冷汗：原来是一座空营！宇文亮的马蹄踏入了陷阱！其实，在他们歃血为盟、约定起事之后，当即就有人将消息透给了韦孝宽。韦孝宽立刻奏报天元皇帝，并遵旨在此张开罗网，只等宇文亮投入进来。

这时，宇文亮一看自己闯入了一座空营，知道大事不好，情急心虚，朝身边兵众大喊一声：“撤！”却已是来不及了。就听得一声呼哨，营寨外立时灯火齐明，四面八方早已埋伏多时的兵马铁桶一般围攻上来，一时间杀声震天。宇文亮的兵马阵脚大乱，被杀得丢盔弃甲。宇文亮左突右挡，好歹杀开一条血路冲出营寨，看看左右，手下仅剩不足十人。到了这般地步，他已无意也无力去夺得兵权、推翻天元皇帝了，心里只想赶紧逃回府去，设法携家人尽快逃离京畿，保全性命。几个人逃出不足二里，忽见前面一座小土坡下突现出十几炬火把，同时就听有人喊道：

“杞国公，留下头颅再走！”宇文亮定睛一看，正是郢国公韦孝宽领百余人马挡住了去路。





宇文亮双手一拱，说：“郿国公，当今天元皇帝昏庸无道，世人有目共睹。昏君不倒，国家倾覆，殃及百姓。我身为宗室，走此今天一步，从大处讲是为了国家社稷，顺应天意，从小处说也确是出于无奈。郿国公深明大义，洞察秋毫，更应与我等共同起事，定会一呼百应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韦孝宽大笑，“好一个宇文亮，你我身为周室重臣，为人臣者，就当忠于君王，莫问他昏庸与否，有道无道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今夜之事，若不是本将军先得报、巧作安排，此时的韦某怕早已做了你杞国公的刀下鬼了，还遑论什么有道无道？不要多言，快快下马受死！”

说着，就率众兵围了上来。宇文亮等几人刚才在营寨内殊死拼杀，早已是精疲力竭，加之寡众悬殊，根本无法抵抗。不多时，便一个个被砍翻在地。宇文亮更是被韦孝宽一刀斩下马来，结果了性命。

这时候，皇宫里的天元皇帝宇文赞也并没休息。他尽量压抑着内心的激动，在静静地等候着韦孝宽的消息。

今日午后，韦孝宽匆匆奏报宇文亮欲在今夜举兵谋反。宇文赞听罢先是一惊，旋即大喜。惊的是，若宇文亮举兵事成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喜的是，事先得知了消息，这就大不一样了。他对韦孝宽说：

“这是宇文亮自己找死，朕也无奈，只好成全了他吧。”

遂与韦孝宽如此这般设计好了剿灭宇文亮的陷阱。

自韦孝宽走后，天元皇帝就一直在静候佳音。韦孝宽来了。而且带来了宇文亮的人头。

天元皇帝立即下令宿卫军抄斩宇文亮、宇文温全家，惟独赦免尉迟氏，并命专人于当夜将其护送至宫中。

三天后，天元皇帝传旨：封尉迟氏为长贵妃。又过了三天，他将小宗伯辛颜之、博士何妥等几位臣卿召来，让他们共议一件事情，就是：

“朕欲立尉迟长贵妃为皇后。”

自从即位至今，宇文赞已立了四位皇后，即：天元大皇后杨氏、天大皇后朱氏、天右大皇后元氏、天左大皇后陈氏。这次，他要新设一个天中大皇后，由原天左大皇后陈氏充任，立尉迟氏为天左大皇后。

听说天元皇帝又要增立皇后，几位臣子一时都没了声响。沉吟良久，

最终还是小宗伯辛颜之先开了口：

“陛下，自古至今，历朝诸国，君王皇帝只有一位，而皇后亦只能一人。本朝今日立有四位皇后，于先朝传统律制来说已似有不妥。微臣以为，万不可再增立新的皇后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”辛颜之语音未定，天元皇帝慢吞吞、冷冰冰地反问了一句，满脸怫然之色。又巡视左右，见一个个都不再吱声，又说：“就没有别的说法了吗？何卿，朕想听听你的意思。”

博士何妥原本就是个巧言令色、阿谀奉承之徒，刚才听了辛颜之的一番话，随即又看到天元皇帝忧愤不悦的神情，就明白了自己应该如何对答，忽听天元皇帝指名要听自己的说法，慌忙答道：

“陛下，微臣以为，小宗伯刚才所讲不无道理，但也不尽然。先秦的古代王朝就有先例：帝喾有四位妃子，虞舜也有两位妃子。如此看来，先代立后，亦并没有数限。臣以为，立一位还是几位皇后，并非按先朝传统律制不可，也与国家社稷兴盛安宁与否无关。惟陛下旨意而可以行之。”

何妥的一番话，听得天元皇帝脸上顿时转怒为喜。他拊掌大笑，说：

“好，好！何卿无愧于博士，学识渊博，贯通古今，想朕所想，言朕欲言，好极，好极！增立皇后一事就这样议定了。相关文本之事，还劳诸位办理吧。”

众臣僚唯唯喏喏，遂退身出了大殿。天元皇帝又了却了一桩心事，极是惬意。他面对铜镜抿了抿鬓发，吩咐内侍传谕下去：天元皇帝要驾幸长贵妃宫中。他想把已确定增立皇后的好消息亲自告诉尉迟氏。

天元皇帝刚要动身，天元大皇后杨丽华跌跌撞撞地闯了进来，哀切地唤了一声“陛下！”，随后双膝一弯，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

宇文赞猛地一怔，问：“发生何事，值得如此慌乱？”

“陛下，臣妾听说又要增立皇后？”

宇文赞舒了一口气，就说：“是啊。几位臣卿刚刚议定。”

杨丽华抬起头来，双目直视天元皇帝：“臣妾以为，此事断不可行！”

天元皇帝宇文赞一听，便铁青着脸问道：“你说，为何不可？”

“陛下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增立皇后，有违纲纪，臣妾恐朝野耻笑。”



“谁敢！”天元皇帝右手一拍桌案，冷笑着说，“朝野之中无人对此说三道四，依朕看来，惟有你才是目无纲纪，胆大妄为，竟敢当面耻笑朕！”

尽管天元皇帝声色俱厉，杨丽华却依旧神情若定地说：“臣妾以国家社稷为重，冒犯上之罪进谏，还望陛下三思。”

“大胆贱妇，今日你还要反了不成！”天元皇帝恼羞成怒，向殿外大声吼道：“来呀，杖背一百二十！”

杨皇后虽然弱质纤纤，却不肯求饶，杖责下来，脊背已是非肿即紫，皮肉模糊了。宇文赞见状，吩咐宦臣：“将她抬往后宫，请太医疗伤。”说罢，抬腿要走。

“陛下！”

宇文赞听声不禁一愣，转身一看，只见杨丽华双臂撑地，颤颤微微地爬了起来。她说话的声音比刚才低了许多，语气却依然那么坚定：

“陛下，请再听臣妾一句话。陛下当以朝纲社稷为重，增立皇后一事断不可为！”

天元皇帝怒不可遏，围绕着跪在地上的杨丽华转了两圈，然后朝身边的宦臣顿足吼道：“将天元大皇后拖入别宫，赐她自尽！”

吼罢就朝殿外走去。未出殿门，又转身回来，咬着牙、气恨恨地对杨丽华说：“今日朕先杀你，改日再诛杀你们全家！”

说完，这才在内侍宦臣的簇拥下出了殿门，朝尉迟长贵妃的住所去了。

宣政元年（578）六月戊戌（二十七），皇太子宇文赞即皇帝位，即周宣帝，他立即召拜原东宫幸臣郑译为内史中大夫、开府仪同大将军，委以朝政。让元勋于谨之子于智诬告齐王宇文宪谋反，加以杀害，与宇文宪亲善的将军独孤熊、王兴、豆卢绍也被杀害，罪名也是“谋反”，但是无依据，当时人称之为“伴死”。于智则因诬陷有功，封齐国公。

同年闰六月，阿摩姐姐杨丽华被宣帝册立为皇后，这样十来岁的少年阿摩一跃而成了当朝皇舅。七月在亳州（今安徽亳县）总管任上的杨坚由于是皇后之父而征归朝廷。任太司马，变成宰相。史书记载阿摩“以高祖（杨坚）勋，封雁门郡公”，感觉在这个时间，由姐夫所封。

宇文赞尊周武帝后突厥阿史那氏为皇太后，亲生母亲李氏为帝太后。

